

老井与石榴

□ 何家卫

前些日子，“沙德尔”的残余台风，从东南沿海方向猛吹过来，带着几分秋天的寒意，在畚乡景宁这座小城的街巷打了个转，下了多场暴雨，这残风也居然吹到了育英路开水房旁的这口老井。

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绪，站在这口老井的遗址前，发现昔日的“水井”变成了今朝的“枯井”，心里正在发怵。幸好井边的石榴树上依然挂满红彤彤的石榴，随风上下摇曳，仿佛不停地向我们点头。在喜忧参半之间，我回想起了这口老井与石榴的往事。

恰逢1984年6月3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景宁畲族自治县这一天，我乘坐农用三轮车，从乡下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新城，首次找到了“水井岸”边的学田村，帮大娘挑起了人生第一担井水。当年，大娘家就住在城郊学田小学门口旁的小屋里。她那魁梧的身材与低矮的小木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家和其他农户一样都是需要挑水喝的。在当年，学田村的这口井水，成了她家、村民和师生们的生命之源。

大娘家这座一层结构的小木屋，可以说是当年村中最低矮的一座民房，进门需要低头，出门也得低头。可在厨房边，有一只用水泥浇制而成的大水缸，牢固地贴在墙边。门前有一个废旧石磨，反向地镶嵌在路边，成为一个小地标；门左侧是石阶路，向上十步即学田小学的校门口，有两扇高高的铁栅栏门，常呈八字形敞开；而大娘家右侧不远处，有一口古老水井，估计离她家只有两三百米路程。大娘家的房屋虽小，却很温馨，充满了古朴韵味；日间有学生前往喝

水，倒像是一个热闹的聚集地。

那些年，挑水是学田村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件大事。从大娘家到水井边挑水有两条路可选择，一条是凹凸不平的青石路，从房后出发，呈7字形，路途较近，是晨间挑水的首选；另一条是从前方校门口出发，需经一小段县际公路，呈Z字形，路平稍远，有路灯，是傍晚挑水的首选。如今这段公路只留下中间的“一”字形路段，前后不到三百米，即现在的育英路。

村民们皆知，早年的学田村是没有育英路这个路名的，或许是分县后走的人多了，为了留作纪念，而沿用当年学田小学左边育英中学的前两个字而命名吧。严格来讲，此段公路本应该叫作“学田路”。记得前些年的各家门户前，都钉有白底黑字的学田村门牌号。只不过，时过境迁，时代在变，路名也得顺势而变。“这里的田地都被征用了，田地没了，变成了一幢幢新房，沿用原路名的意义也就不大了。”当时前来换门牌号的人都这么说。

然而，关于前面挑水的事，我还得说得更直白些。其实，当年我帮大娘挑水也是帮自己。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，我从老家进城尚无落脚之地，就暂住在大娘家这个小屋子里。居住久了，自然也发现了一些新状况。大娘家距离学校门口实在是太

近了，或许孩童们大多是走读生，学校没有完善的厨房，也不常规供应开水，一些面熟或半面熟的孩童，在课间操或休息时间，就会跑到大娘家屋里图个便利，饮几口生水。他们拿着木勺，取一勺水，喝上三五口，剩余的水用来洗手，接下来是扭着小屁股，转身就跑。但有个别学生，会在大娘家买些葵花子嗑一嗑，一毛钱一小碗，装在兜里，也偶尔听大娘讲解《聊斋》等小故事。

正因为大娘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，又偏偏是孩童们喜欢常去的地方。也因孩童们年龄小，不知道节约用水，取水之多，浪费也多，大娘家每天的用水量也相应增加。那些日子，看到大娘家水缸水位线渐渐下降，我审时度势主动前去帮忙挑水，及时把水缸里的水装满。

至今，我还清晰地记得挑水的农具是一根中间略宽两头稍尖的竹制扁担。扁担两端还挂着一对弯曲的铁钩，分别钩住两个木桶的桶梁把手。别看挑水工具这么简单，可挑水和取水都是有一定艺术性的。取水的方式是先用扁担钩挂着一只水桶，桶口倾斜朝下入水，再一按，咕咚声后就盛满一桶水，然后垂直上提即完成。再如此重复动作，重新提起另一桶水。

可是，我首次挑水的时候，并不知

自己肩膀能承受多少重量。几乎装满的两桶水，挑起来一晃又一晃，甚至人未走动，桶里的水先晃动了起来。当远远看到路上有一辆大卡车驶来，一步一步地逼近，我心里一紧张，肩膀微微颤动，扁担就失去了平衡。恍惚间，脚底一滑，就把两桶水“哗啦啦”倒在了公路水沟边，吓得沟里的泥鳅飞快蹿跳，也吓得青蛙瞎蹦乱跳。好在人身安全，水桶也完好无损，我便匆忙爬起，又重新返回井边取水。

这一次打水，我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，把木桶里的水盛少一点，起步和脚步都放慢一点，不走车来车往的公路，直接走在青石路上。一路两次歇息，才把一担水安全挑到了大娘家。可在挑水途中，不听使唤的两桶水，还是每随我走一步，就摇晃两下。步伐越快，水越晃动。因而在前一百米的青石路上，就像“洒水车”驶过，留下了湿润的石头路面，也留下了我深深的脚印。

此后的一些日子，我多次前往此井挑水，自然稳当得多了，也听到一些片言只语，发现一些小秘密。言语的内容大概是：此口井水呀！传说是来自那遥远的救木山，是那汤夫人庙边的山泉水，通过地下河道支流而来，源远流而流长——救木山的水这么清，这里的水也一样清，从来都没有

出现过浑浊；这里的水呢！一年四季都不会枯竭，冬暖夏凉，夏天的井面像是一面大镜子，映照着蓝天白云，冬天的水面上，会冒出一股白汽，袅袅升起。可惜的是，自从分县后，田地荒芜，随着上游房地地基的深挖，一座座新房的升起，此井水源也渐渐受到了影响。

而上述所说的秘密较为经典的一个是：那些年，虽然石榴树年年花儿盛开，但挂果率并不高。有人说：“这里的土质不肥，是个清水衙门，长不出太多果子”；另一人说：“这井周边高楼群起，大风吹不进来，加上打水声、洗涮声、扁担与水桶的撞击声，声声噪音赶走了前来授粉的蜜蜂，从而影响了石榴花的结果”；而一位站在岸边的阿婆微笑着说：“这棵石榴树历史悠久，也跟人类一样呢！知道多子不一定多福；这些年，它也实行计划生育啦！”不说还好，这一说倒是引得在场挑水人哈哈大笑。

水井旁的这棵石榴树，每年夏季石榴花竞相吐艳，是挑水者拉家常、赏花歇息的好地方。花儿在水井边静静绽放，美丽却留在人们的心坎里。到了秋季，成熟的石榴缀在枝头，榴果飘香，沁人心脾。剥开那层果皮，露出晶莹剔透的果粒，籽籽同心，抱团相守。此地的石榴树为何如

此长青，果粒又如此清香？答案是与井水的长年滋润密切相关的。

多年后，随着畚乡景宁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，进城人员不断涌入，学田村周边前来取水、洗涮的民工也逐年增多。因此，这口井的出水量，大大超出了自身限度，可以说是“有求不一定应验”了。白天一些前来取水者，常常需要等待、等待，再等待，尤其是每逢三餐前打水时刻，井中之水几乎“枯竭”。渐渐地，活生生的水井，变成了一口废井。为保障行人安全，水井被后人用黄泥土填埋了。

回溯前些年，古井上方还露出一块光滑的青石板，岩边长满了苔藓，开出了小米花。四条石板之间填满的黄土，早已长满了小草，像是覆盖上一块绿色绒毯。直面老井的遗址，曾长期在此井挑水的阿公，眼角的泪滴洒在青石板上；可老井旁边的石榴树如同阿婆弯着腰，只把泪水往肚里咽。但无论风吹雨打，石榴树总是陪伴着老井。

遗憾的是，疫情那几年，为了防蚊祛病，青石板和池塘都被封上了水泥，成了乡愁老井；石榴树也被电锯切断了主干，当了薪柴。欣慰的是，原老根都东面长出的新生代石榴树挺直腰杆，向上向阳，欲与民房试比高。它年年长出新枝绿叶，岁岁开花结果。

又至仲秋，虽然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新房，用上了自来水，不再为挑水而奔波，但学田村那些挑水人、洗涮者、石榴树下的影子，以及那根扁担与木桶发出的“咯吱咯吱”响声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木

□ 半隐

昨天下午儿子动个小手术，我牵着儿子的手紧紧跟在引路的医护大叔身后，生怕慢了一步，就找不到了。毕竟，我向来记人有些吃力。

儿子一路嚷着肚子很饿，快一天没吃东西了，说手术室一出来就要看到肯德基，我笑着一路安抚。

走进手术等候大厅，黑压压或坐或站全是家长，刚才的轻松瞬间去了干净！我们快步穿过人群，医护大叔推开内侧的门，我紧紧握了儿子的手，刚想说一句什么，大叔说：“不急，里面还要等，进来一个家长。”

老公说：“你陪儿子进去！”我稀里糊涂进去，才知道里面还有一个小等候室，一二十个孩子，穿着病号服坐在小凳子上等候，没有哭声也没有笑声，只有沉重的压抑，爱笑爱闹的儿子也乖乖坐到凳子上一言不发。

医生们拿着病历夹，逐一点名，和家长核对孩子的情况。周遭人声嘈杂，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心底忽然生出一阵惶恐。我害怕自己耳朵不好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听清医生在说什么？又有点后悔，怎么不让老公进来陪他？

终于叫到了儿子的名字。医生温柔地询问孩子禁食禁水的时间、既往病史等细节。我像一个答辩的学生，搜寻脑中的答案，认真回答。

医生从我手中接过盐水袋，右手轻轻搭在儿子肩上，带着他往手术室里走，我站在门口，看着儿子和医生穿过手术室大门，走向深邃的走廊，突然眼眶就湿了，只大声喊了一句：“儿子，妈妈外面等你！”儿子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继续和医生往里走，白色的大门在我眼前缓缓合上。

恍惚间，记忆层层交叠。我仿佛看见两年前，老公和哥嫂站在手术室门口，温柔地告诉我：“没事的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”

时光仿佛一场轮回。两年前的此时，我在浙二做手术。躺在冰冷的手术推床上等候时，眼泪毫无预兆地决堤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帮我插管的年轻医生不停安抚：“没事的，不要哭，我会轻一点的。”

他以为是他弄疼了我，越是安慰，我却哭得越厉害，最后他手都抖了，脖子上的管子却怎么也插不进，他安慰说：“你的皮肤太有弹性了，我换个厉害的医生来！”一个同样温柔的医生走了过来，我咬牙忍着颈上的剧痛，总算插好了，医护人员赶紧把我往手术间里推。

天花板上白炽灯一排又一排，没有尽头，我的脖子插着管子，不能扭头，只能直直地盯着它，那个走廊漫长又寂静，白炽灯明亮又晃眼，只听得见推床在走廊里咔咔地滚动声。

等电梯的时候，边上坐了一个小姐姐，大概是看到我哭得发颤，突然开口问我：“你打水光针了吗？皮肤这么好！”我瞬间止住了哭，一时想不起水光针是啥？只就认真地说：“我没打针。”她继续追问：“那你用的什么化妆品，皮肤这么好？”我沉浸在 my 的皮肤好这个夸赞里，认真回忆这一年来用过的化妆品，完全忘了我即将进手术室，可惜还没说出口，电梯门开了，我被推了进去，电梯缓缓上行，我终是遗憾，没机会告诉那个可爱的小姐姐，我到底用了什么化妆品……

上了手术台，麻醉医生温柔地说：“深呼吸……”

再次醒来，已是晚上十点半。老公告诉我，我从进手术室到结束，整整历时十个小时，万幸手术顺利。

如今，我和老公坐在手术室外的等候大厅，大厅时不时有广播播报：请xx小朋友家长到谈话室。我只觉得心慌难熬，每一分钟都十分漫长，不敢想象，原本预估最多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的手术，我的家人在外面等候十个小时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。

突然，前方传来一阵沉闷的摔胶声，一个妈妈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她迅速从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往谈话室走去。手术室门口围着很多家长，有的紧紧扒着门缝，缝隙里，藏着父母全部的牵挂和希望。手术室的门不时打开，有孩子从里面推出了，家长们看到自家孩子，都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不久，方才那摔跤的家长从谈话室出来了，我认真盯着她的脸看，好在脸上没有哀痛。

突然，广播里响起了儿子的名字，我和老公迅速扒开人群，往谈话室走去，我只觉得腿发软，这一刻终于懂了那位母亲猝然摔倒的崩溃——为人父母，最扛不住的，就是孩子身在手术室的未知与忐忑。好在，医生和我们说：“手术很顺利，你们签字！”

我在家族群报平安：手术好了，过会回病房。

我和老公静静地守候在手术室门口，翘首期盼，好一会，手术室门开了，一张推床推了出来，我认真辨认，床上的小男孩冲我明媚一笑，我那憋了很久的眼泪，又不争气地掉了下来……

美丽双港

盛顶立 摄

一碗粥

□ 山豆腐

粥是寻常物。白米清水，慢火熬煮，便成一碗温润。

世间百味，往往藏在这等朴素里头。每盛起一碗粥，便让我想起十余年前那一碗。

挂职异地，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心头悬着几分忐忑。头一日，新识的同事便设宴接风，说是“入门酒”，须得尽兴。我不善饮，但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暗付着：若此番留着火候，恐往后相处更易生得嫌隙，不如索性敞开了饮，教兄弟晓得我的底线。谁知这一放，便收不住缰绳，酿成彻夜苦楚。酒过三巡，满桌喧哗声渐远，饭局设在船上，不知是船在转，还是人在转，只觉天旋地转。强撑着笑颜，而今独在异乡，连翻身都需耗尽气力。暗夜漫长如劫，每一次呕吐都似将魂魄抽离躯壳，只剩一具空壳在枕衾间辗转。窗外月色朦胧，透过纱帘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影子。深夜的孤独如潮水涌来，将人淹没。恍惚间，似听到远处甬江递来的汽笛声，隐隐约约，像是叹息。似睡非睡之间，尽是颠簸的舟楫。思绪杂乱，飘忽不定，想起老母常念叨“出门在外，莫贪杯”，而今竟应验了。脑袋像被钝器反复敲击，胃里翻

江倒海，每个细胞都在控诉昨夜的疯狂。

我蜷缩着，试图寻个舒坦姿势，却总不得法。记忆碎片如刀割，失态的言语、踉跄的身影、同事关心的问候。懊悔如潮水般淹没心头，为什么总学不会拒绝？为什么一次次重蹈覆辙？暗暗发誓这是最后一次，尽管这一誓言是那么地脆弱。酒精带来的短暂欢愉，终究抵不过此刻加倍的痛苦与懊悔。

晨光刺痛眼皮，头痛欲裂，浑身酸软。睁眼时，阳光已洒满房间，瞧一眼钟，竟是八点过半。宾馆早餐九点便收，我虽百般不愿起身，却恐误了时辰，饿着肚子更添难受。强打精神，更衣下楼，每一步都似踩在棉絮上。到餐厅时，已是八点五十，里头人影稀疏，餐台渐空。我舀了半碗白粥，寻个角落坐下。粥是温的，米粒软烂，浮着淡淡米香。才可啜一口，胃便骤然紧缩，酸水直冲喉头，忙不迭掩口仓皇折返。瘫在床上，看窗外梧桐斑驳，心下怅然：连这般清淡物事都受不住，可见人是何等脆弱。

捱到下午一点，腹中空空，饿意逼人。只得踉跄下楼，循着市声往巷陌深处走去，唯一的目的，就是想寻得一碗粥喝。

宾馆周遭是陌生街巷，青石板路蜿蜒，两旁老屋鳞次栉比，斑驳墙面诉说着岁月。我头重脚轻，走起路来飘飘然。巷弄曲折，时而宽时而窄，石板路被岁月磨得温润，两侧老墙爬满青藤，檐角风铃叮咚作响。阳光透过梧桐叶隙，洒下碎金，照得青苔润泽。贝家巷这名字，是昨夜席间听人提过的。这巷子虽旧，却烟火气十足，晾衣绳上挂着的衣衫随风轻摆，灶间飘出饭菜香，偶有孩童嬉笑跑过。这般踏实的市井，应是家的感觉。

我毫无方向地在迷宫似的街巷里转悠着，每见一处炊烟便急急上前，却总不是粥铺。正焦躁时，闻得一缕稻米的清香飘来——原是间窄小门面，门脸简陋，悬着“粥”字木牌，字迹已褪色。推门进去，里头不大，摆着五张方桌，地面干净。灶台边，一位妇人正守着砂锅，热气氤氲，满室米香。我拣个位置坐下，要了碗白粥。妇人约莫五十上下，面容慈和，边盛粥边打量我，轻声道：“瞧着脸色不好，是宿醉了吧？”我赧然点头。她将粥端来，碗是粗陶的，温厚朴实，粥汁稠滑，米粒晶莹。又添一碟酱菜，青翠可爱。我舀一勺送入口中，暖流霎时漫开，熨帖着肠胃，那恶心感竟悄然消退。妇人坐在一旁，柔声说道：“一个人在外，奔波